



六朝歌头·当代文化批评丛书

主编 金元浦

杂语沟通

王一川 著

世纪转折期中国文艺潮

湖北教育出版社

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甚至人与自
己之间，是不必要的，更是办不到的。

杂语沟通 我们处在一个杂语时代。我们很少像今天这样痛切而痛苦地感受到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甚至人与自
己之间充满着鸿沟或差异，彼此难以沟通。要想跨越鸿沟或差异，追求人们之间的沟通，是不必要的，更是办不到的。
而要想把这种鸿沟或差异绝对化，认定人们根本不可能有共同的东西，同样也是荒谬的。

沟通 我们处在一个杂语时代。我们很少像今天这样痛切而痛苦地感受到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甚至人与自
己之间充满着鸿沟或差异，彼此难以沟通。要想跨越鸿沟或差异，追求人们之间的沟通，是不必要的，更是办不到的。
而要想把这种鸿沟或差异绝对化，认定人们根本不可能有共同的东西，同样也是荒谬的。

王一川 著

杂语内道

世纪转折期中国文艺潮

湖北教育出版社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杂语沟通: 世纪转折期中国文艺潮/王一川著. —武

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六洲歌头·当代文化批评丛书/金元浦主编)

ISBN 7-5351-2826-2

I. 杂… II. 王… III. 文艺思想—研究—中国—当代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0508 号

杂语沟通——世纪转折期中国文艺潮

© 王一川 著

出版 湖北教育出版社

发行 湖北教育出版社发行科

地址 430015·武汉市青年路 277 号

电话 83625580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通山县印刷厂印刷

地址 437600·通山县通羊镇南市路 165 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 7.75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62 千字

ISBN 7—5351—2826—2/H·105

定价: 17.00 元

本版图书如因印装质量不合格,

请与印刷厂调换

王川四川沐川人，1959年2月生。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中文系教授。曾下乡插队，做代课教师，随后于1982、1984、1988年先后在四川大学、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取得文学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1988-1989年赴英国牛津大学做博士后研究。1999年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系访问教授。主要研究兴趣为文艺美学理论及中国现代性与文艺状况。就现代中国美学、文学、及电影和审美文化问题发表过一些理论及批评文字，著有《意义的瞬间生成》（1988）、《审美体验论》（1992）、《语言的胜境》（1993）、《语言乌托邦》（1994）、《中国现代卡里斯马典型》（1994）、《走向修辞论美学》（1997）、《通向本文之路》（1997）、《中国形象诗学》（1998）、《张艺谋神话的终结》（1998）、《汉语形象美学引论》（1999）。



总序

金元浦

大化流行，阴阳衍变。我们正跨进一个人类历史上全新的文化的世纪。

奇思穿云，文涛裂岸。我们正在建设一个前所未有的多元文化的创造的世纪。

大化弄人。当我们历尽艰苦厘定文学的审美内涵、文本核心、语言本体的时候，文学自身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迫不及待地跨越边界、扩展容量，并迅速转化。

文学以一种不容分说的姿态走向了文化。

文学批评因而也不由分说地进入文化批评。

短短二三十年，文化的媒体发生了多次革命性变革。从纸媒质革命、无线广播媒质革命、电视媒质革命，直到今天的多媒体互联网革命，文学与其

他文化类型的联通和融合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文学与电视（电视剧、电视小品、电视散文）、文学与电影、文学与通俗歌曲、文学与互联网艺术，浑然一体，难分彼此；文学与传播、文学与科技、文学与经济、文学与流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文学在萎缩，文学在沉迷……

文学又在扩张，文学又在疯狂……

面对当代文化的巨大变革，有人欢呼雀跃，欣然迎纳，视之为新世纪的福音。

面对当代文化的巨大变革，也有人忧心如焚，极力排斥，视之为妖孽鬼魅。

然而，不管当代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的巨变是恶魔还是福音，它都是 20 世纪冷战结束后人类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它的存在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它与这一阶段的人类最重大的变革，如经济全球化、意识形态变革、媒体革命、高科技与互联网、新经济浪潮与当代世界文化产业的发展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它的存在是形构当代社会体系与生活实践甚至制度构架的重要方面。我们不能熟视无睹或视而不见。

但在理论研究领域，当代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却一直被正统文艺学或文化学特别是传统的学院研究放逐在理论的边缘，被认为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

低俗文艺形式，不具备理论研究的价值。或者囿于传统的学科划分和原有的学科界限，固守文学种类与体裁的藩篱，不敢越雷池一步。实际上，当代文学在实践中已大大突破原有的边界，向综合的交叉的新的文艺/文化方式推进。它与其他文艺形式和现代传媒结合，创造出了远远超过以往的大众文艺的新的文类与体裁，也借助现代高科技，创造出了新的更为普遍的传播方式。同时，电视文艺、大众音像、流行歌曲、综艺报刊文化和网络多媒体文艺等大众文艺形式实际上已占据当代文学/文化的重要地位，在现实中发挥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当代批评必须对此作出理论上的概括与总结，以回答现实提出的问题。

大化造势。如果说中国 20 世纪初叶经历的新文化运动实现了中国文化的新旧置换，是一场具有中国历史意义的文化本体革命；那么，以电子媒质为代表的现代大众传媒的升级换代和创新发展，使人类具有了崭新的现代文化，实现了文化本体的更新发展和创新扩容，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最伟大的文化革命。

从世界范围来看，现代科技的发展尤其是传播技术的发展，现代科技广泛地运用于各类文化艺术活动之中，在文化领域掀起了新科技革命的旋风，已经导致新兴文化形态的崛起和传统文化形态的更新。高新技术的产生和现代工业的发展，不仅导致所有传统艺术形式的升级换代和现代更新，而且创

造了大量崭新的艺术形式。

从纸介质的传播媒体向广播电视等电子介质的传播媒体转化，是人类史上最伟大的飞跃之一。电子传媒比印刷传媒拥有更为强大的力量。文化的电子媒介化以越来越多的大众文化产品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为标志。它表现为艺术的传播越来越受到媒介工业技术和体制的制约。借助媒介，文化的传播的速度更快，传播范围更广，传播效率更高。

涛头潮鸣，大化难违。

传统的神话已经远去，今天的神话是以电子媒介传播的当代文化。

今天的电子技术不仅为其使用者赋予了一个可以操作的空间，而且赋予了一个能够创造意义的空间，一个有着可能性及不确定性而有待填补有待扩展的空间，电子媒介不仅是意义的传送者，同时，它还是意义本身，它创造意义。媒介介入了艺术的创作过程，成为艺术的一部分。媒介创造了比现实更真实的“超现实”或“超真实”。

无疑，当代西方是我们研究中国问题的主要参照系，也是中国当代学术与理论的重要资源之一。西方与中国，构成了当代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的基本张力结构。在我国，文学理论与批评所面对的问题、现状和视野与西方相当不同，因此，特定历史语境在这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特定历史语境提

供了现有论题的问题域。它给出了问题的指向性，给出所设计、投射或筹划的问题的解决的趋势或方式。

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迈向文化研究的进程只能在中国当下的文化的历史语境中提出和展开，当然这一语境中包含着开放的当代世界背景。

不是我不明白，这个世界变化太快。

“六洲歌头”取自宋词的词牌，原名是“六州歌头”，现改一字以求与此变化的世界相谐。歌头者，引子也，嘱意抛砖引玉，以期我国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的鸿篇巨制。

“六洲歌头”愿为新世纪文化的辉煌交响奏响序曲。

“六洲歌头”期待着我国文化批评文化研究的黄钟大吕。

应湖北教育出版社的约请，我邀集朋辈师兄王岳川、陈晓明、王一川、陶东风、周宁、周宪、程光炜共襄此举，编辑了这套“六洲歌头”当代文化批评丛书，后东风兄因时间不及而退出。这些学者都是文学—文化批评界富有影响的青年导师，学界才俊。他们文思敏捷，勇于探索，妙笔挥洒，新见迭出，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精粹的学术成果。在此我对诸位朋友的支持和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时，我还要对本套丛书责任编辑漆咏德博士表示诚挚的谢意。是他三次北上，运筹帷幄，也是他辛苦劳顿，编辑修改，终于使此套丛书得以顺利出版。

谨为序。

2000年3月于北京海淀塔院姑妄斋

自序

1997年“烟花三月下扬州”时节，我去了名城扬州一带。那里吸引人的地方自然很多，如扬州城里的瘦西湖、个园和何园，高邮的邮政驿站，兴化的板桥故居等等。但是，我意料不到地对一个字特别感兴趣并且念念不忘——那便是扬州城内外随处可见的“邗”字了。“邗”字有地名、店名、厂名甚至商品名，等等。这个汉字的如此丰富而又独特的使用，让我感触颇多。是的，人们都知道，扬州古称邗或邗州，这个名称正来自春秋时代吴国开凿的那条名叫邗沟（或邗江）的大运河，它由今扬州西北起向北到淮安县北入淮河。或许从那时以来，“邗”或“邗沟”就成了扬州文化传统的一个典范性表征了。但你如果不是扬州人，或从来没到过这里，是很难真切地体会到这个汉字的如此广泛而深厚的“魔力”的。由此，我这回算是印象深刻地领受到“邗”字的扬州地域文化特色了：它只能是专属于扬州的，既属于扬州的历史，也属于它的今天。

“邗”字及它所表征的扬州传统确实令人难忘，然而，我发觉自己更被别一股力量牢牢了，这就是与

“邗”或“邗沟”紧紧连在一起的另两个字：“沟通”。查《左传·哀公九年》有这样的记载：“秋，吴城邗，沟通江淮。”对此，《左传注》说：“于邗江筑城穿沟，东北通射阳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粮道也，今广陵韩江是。”这里的意思很明白：挖掘邗“沟”的目的是联“通”长江水域和淮河水域。这或许是现存汉语文献中“沟通”一词的最原始表述了。“沟”，本意是“田间水道”。开掘田间水道，自然可以产生分割、隔离的效果，所以“沟”可以引申出划断、隔绝之意。同时，这田间水道又可以使原来互不相连的两处或多处地方彼此连通起来，“沟而通之”，于是“沟”又有了“通”的意思。可见，“沟通”一词既表示划分、分离、隔绝，又表示到达、连接、畅通，包含了一种内涵丰富而复杂的辩证思想。

我想的是，由邗沟、邗州或扬州文化贡献出来的“沟通”一词，或许是中国古典文化留给后代的一笔有待开发的宝贵遗产，这对目前处于世纪之交的我们尤其具有一种启迪作用。我们处在一个杂语的时代。我们很少像今天这样痛切而痛苦地感受到，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甚至人与自我之间充满着鸿沟或差异，彼此难以融通。要想掩盖鸿沟或差异，强求人们走向统一或同一，是不必要的，更是办不到的；而要想把这种鸿沟或差异绝对化，认定人们根本不可能有共同的东西，同样是荒唐的。看来，一个相对合理可行之道，就是一面尊重彼此的鸿沟或差异，而一面力求相互融通了。这一点难道不是早已蕴涵

在我们汉民族的富于睿智的“沟通”一词里了吗?!

我感到,我们现在的美学应当做的一件事情,便是探索杂语沟通的可能性:在杂语喧哗中寻求沟通。同时,我这里对沟通的谈论本身也只是杂语喧哗之一“语”,当然就属于杂语(说)沟通了。这姑且算是本书题目的大致意思罢。

这里汇集的是我近年做理论与批评工作之余所写的一些简短文字,想谈谈比较小的和具体的问题,尽可能做到短小、灵活和具体。所分四辑依次概要地谈谈 90 年代审美文化状况、当代文学中的诗意、影视新潮和我个人的美学理论思索印迹。但效果如何,我没有把握,还得求教于读者朋友。我想我的目的是不变的:在杂语语境中寻求与读者沟通。

王一川

1999 年 5 月 26 日于北京志新村

目 录

杂语沟通

第一辑 杂语与沟通

- 杂语的时代? /3
什么是审美文化? /9
从精英文化到大众文化 /13
精英文化的歧路与沟通 /22
杂语与沟通 /25
后现代与中国文化 /30
面对娱乐文化潮 /41

第二辑 诗意寻踪

- 诗意启蒙第一声 /51
现代英雄神话的回光返照 /55
内在激荡的革命 /60
破碎世界的隐秘诗意 /69
在先锋写作的前沿 /75
拟骚体与骚讽 /81
结巴也疯狂 /88
汉语与传统的力量 /93
体温表爆炸的重复 /105
通向人间圣殿之路 /110
“小说作曲家”汪曾祺 /124

- 方块化与拼音化 /135
关注“剩余的诗群” /139
现实冲突的历史化出场 /148

第三辑 无代的星空

- 谁导演了张艺谋神话? /155
谁打败了王朔? /166
无代的星空 /172
不见第五代,但见泛五代 /175
如实表演、权力交换与重复 /179
从是非对立到恩怨纠缠 /187

第四辑 理论的批评化

- 当代西方美学的语言观 /193
面对“语言论转向” /202
理论的边缘化 /208
理论的批评化 /213
从大美学到本文分析 /219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吗? /225
后记 /231

第一辑
杂语与沟通



20 世纪 90 年代已经从我们的脚步间飘逝而去。回头探看这些年的足迹，或许迷惑远远多于清晰。“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当时就已惘然，之后就可能更不明白了。

但迷惑未必就不是好事，它可能更有助于我思考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的更深层次的问题。一位哲人说过，衡量一个时代理智水平的高低，不是看其解决了什么问题，而是看其提出了什么问题。可见提问的重要性。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去提出这个时代应当提出的问题，尽管我意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只是试试而已。